

阿布达里冈的热血红光

——致敬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李红光烈士

杨万宁

在那高高的阿布达里冈上
有一座秘密坟茔
里地埋葬着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

他是南满游击队主要创始人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
杨靖宇写进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
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毛泽东称道的东北抗联三位著名将领：
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
三个名字，就是三面战旗在飘扬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山河为之骄傲，天空为之动容

注子沟，山山相连，森林茂密
抗联一军一师司令部驻扎大东沟密营
白山黑水间，举起抗日的义旗

桦树底下老孙家，是情报联络点
周家大车店，是秘密交通站
注子沟成为抗联的铜墙铁壁

“日本鬼子要挨枪，出门碰上李红光”
一个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名字
一个照彻寰宇气吞山河的名字

风雪丈量着战士们的凛冽行程
咬牙切齿的枪响，擦亮胸膛
心中喷射的火焰，映红了天际

打伏击，抢物资，炸军火库
此起彼伏的密林，回荡着
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阵阵轰鸣

1935年5月11日，新宾至桓仁的古道上
李红光率部跃马驰骋
憧憬着成立骑兵队的愿景

至老斧岭岭顶，与敌人遭遇
李红光靠前指挥，掩护主力撤退
一串子弹打穿了他的右前胸

战士们护送担架上的师长转移
快！向碗铺，爬梨子沟
快！奔向海青伏洛密营

5月12日，李红光不幸牺牲
消息传到大本营仙人洞
杨靖宇亲自过来，为他选墓地

他是日本侵略者的肉中刺

对他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扬言，死后也要挫骨扬灰

为迷惑敌人，防止破坏
公开在北黑瞎子岭埋下假坟
同时在对面阿布达里冈秘密下葬

英雄归天，青山垂首，松涛哀鸣
注子沟郭恒祥家献出了棺材
为人民牺牲的人，被人民崇敬

八名庄稼汉将灵柩抬上肩膀
以安葬亲人的习俗，送英雄上路
默默无言，泪水落了一路又一路

我手换你手，我肩替你肩
不能让棺木落一下地，沾一点泥
从此，英雄长眠在阿布达里冈

每人五角钱，是对人民的感激
要八个抬棺人永远保守秘密
他们都重地点了点头，一诺千金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
张印斗、张龙斗、韩行文、姜振山、冯祥、
孙文奎、郭恒祥的父亲、张士元
他们曾经为抗联英雄李红光抬棺

如今，这八个抬棺人早已不在人世
临终前，他们把埋在心中的秘密

当做财富，传给了自己的子孙

在注子沟，有一棵栎树与柞树相拥一起
的合欢树
八十年之后，树下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英雄埋骨地，就在阿布达里冈

松涛阵阵，那是抗联一路军军歌嘹亮
浑江滔滔，那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回荡
天地间召唤同一个名字：李红光

此时，他一定会微笑着应答
他知道，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他自豪，五星红旗上有他的热血红光

长白山的字典里，李红光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
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民族大义的光芒

注：李红光（1910—1935），南满抗日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935年5月11日，率部向桓仁县转战途中与日伪军遭遇，12日，不幸壮烈牺牲，被杨靖宇将军秘密安葬在辽宁省桓仁县注子沟村（今瓦尔喀什寨）的阿布达里冈上。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请叫我姐

鲍海英

过完年后，儿子开学了。那天我骑车把儿子送到学校后，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被后面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剐倒在地。那人见状，驾车瞬间逃离，我在地上捂着骨折的脚，痛得直打颤。正当我暗暗诅咒那人时，一个路过的大姐扶起了我，并把我送进了医院。等她离开时，我不停地向她说：“谢谢，谢谢大姐！”她听了却是淡然一笑说：“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女同胞应该互相帮助，以后，不要叫我大姐，请叫我姐吧！”

“请叫你姐？”是啊，为了感谢她，我刚才叫她大姐。可我知道，刚才那不过是一句客套话，可从她嘴边说出来，又是多么真挚。后来，一连好多天，“请叫我姐”这句话，萦绕在我的耳边，那么亲切，又那么熟悉！因这句话，我突然就想起了霞姐。

认识霞姐，是在我失业之后。那些年，我整天蜗居在家，感到日子沉闷之极，于是我便一心想出去找点事做。可干什么呢？太苦的活我干不了，太轻的活，人家又不要我。我感到非常失落。就在这时，霞姐，一家单位的会计师，虽然和我萍水相逢，却像春风一样潜入了我的生活。当她得知我懂得一点财务知识后，回家就搬来了几本会计专业的书籍，鼓励我好好学习，报考会计。刚看那些书籍时，我像看天书那样艰难，可霞姐总

是热情地给我辅导，每讲一节课，总是笑眯眯地问我懂不懂。

正是霞姐一遍又一遍“懂了吗”，激起了我的学习热情，我不能辜负了这样一个与我萍水相逢的人。通过刻苦努力，我终于顺利通过了考试，拿到了会计证。当我拿着会计证到一家公司成功应聘后，霞姐笑得比我还开心，那样子，仿佛我是她的亲妹妹。后来，我还真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叫她时，我连“霞”字也省了，直接叫她姐，霞姐说，她这一生就缺一个妹妹，这下好了，从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就叫我姐，咱们做最好的姐妹！”

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与陌生人之间，常会抱着戒备的心理，很少可以坦诚相待。可如果有人对你说“请叫我姐”，感觉就不同了，人与人之间，瞬间就拉近了距离，彼此立马就会充满信任，并让人感到生活充满阳光。

在我重新就业后，当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那天，我热情地邀请霞姐到我家来吃饭。那天晚上，霞姐和她的母亲来到我家。我母亲见了，也甚是欢喜。我在厨房里忙着洗锅抹盆，霞姐帮我洗菜掌勺。两个老人见我们情同姐妹，她们也像老姐妹那样，在旁边谈笑风生。我想，当初霞姐如果不是和我以姐妹相称，就算我们可以天天见面，也可能情深缘浅，更不会有现在的亲近了。

你从三月走来

——献给“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张莉莉

三月的微风
卷起春的清甜
一个回眸
抚了一揽春燕

嫩芽初上
绿了枝头
谁的脚步惊了一池清荷
谁的微笑醉了一树桃红

是你 在疫情面前
信步而来 英姿无限
披着一袭泰然自若
炫起一股毅然决然
把一次次遭遇战
打成一场场漂亮的歼灭战

是你 在三尺讲台
吟一曲古往今来
写一阙忧国忧民
把百年大计

付诸在一言一行

是你 在奥运史上
书写一次次新的篇章
更快 更高 更强
用圣火点燃国人的激情
用一块块金牌筑起东方的巍峨

是你 在平凡的岗位
做好自己 尽显高风亮节
举手投足间
体现出泱泱大国的风采
为你喝彩 为你骄傲

是你 是你 还是你
你用无私的胸襟
送世间以色彩斑斓
你用单薄的肩膀
扛起家国半边天
你用纤纤柔荑
饱蘸风霜写下流年

致敬衡德高速最美女监控员

赵榕

行驶于经纬京冀大道
有这样一群人
在漆黑的夜晚
在破晓的黎明
她默默守护
她默默守护

收费员笑颜如花，缓解了你旅途的疲惫
而她
却是你眼里不曾见过的风景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监控屏幕
一台台昼夜运转的操作电脑
一桩桩特情事件的紧急处理

短短一根电话线是她联系外界的纽带
她是你行驶路上不曾磨灭的明灯
日夜守护着每一位司乘的安全抵达
她默默无言，渺小而又伟大
温柔的话语
抚慰着每一位来电司乘的焦急
高速路上实时显示的情报板
遇特情时响起的高音喇叭
无一不是她存在的标志
即使，她是你不曾见过的风景
大道至美，美在衡德
监控有情，情系司乘

学雷锋纪念日感怀(二首)

张振霄

——
新春伊始纳祥光，
奉献精神遍地扬。
冬奥街头担志愿，
雷锋思想绽芬芳。

二
阳春三月忆雷锋，
玉宇清明尽碧空。
若是人人怀大爱，
神州无处不春风。

衡湖春早

何刚绥

衡湖春雨淡如烟，
洒入碧波云水间。
芦荡有情鸣海燕，
春风暖阳泛游船。

抽丝新柳萌青翠，
垂钓老翁坐岸滩。
疏雨轻风花浅露，
鸥鹭旋绕落湾湾。



油菜花开春意浓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的油菜花田（3月3日摄）。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的万余亩油菜花竞相绽放，与田地、民居、道路构成了美丽的春日画卷。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父亲的春天

吕乃华

景物变化，星辰移位，我时常记起父亲的春天。那时我家的院子已经破日，但在我的印象中仍然不失格调。房舍高耸，院落幽深，两棵走过冬天的红枣树并肩而立，枝丫虬曲。彼时，微风吹来，在它们摇曳的身影里已能看到青绿的冲动。站上我家北房的台阶高处，就能摸到它变软的树枝，这样给我的感觉就是春天已在走来的路上。

在年近父亲的概念里，春天蕴藏着无限生机，春天是生命律动的时节。我父亲的炕头，放着《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修养》《历书》和一些线装书。一般是在南墙根下的雪融化到一点的时候，父亲便开启了春天的生活模式。早晨他敞开门窗，让明亮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灌满屋子，然后洒扫庭院。一切收拾妥当，太阳已高过我家的东屋顶，温暖的阳光正好照到父亲住的西屋里，这时他戴上黑边正椭圆的花镜，坐在炕沿上开始读书。父亲读书时神情凝重，但并不影响他对我的随时说教，我问话、说话，父亲都是应对自如，或是纠正我言行的差错。那天，一对燕子飞来飞去，我也兴奋地追逐着它们，满院子乱跑，父亲说：“燕子不落穷人家，燕子也是益鸟，不要惊扰它们。”听了父亲的话，我不动声色地从粮囤里抓来一把谷

子撒在地上，以引诱和喂食燕子，心想，这该得到父亲的夸奖了。谁知，父亲放下书，摘下眼镜，哈哈一笑，说：“儿子！燕子不吃落地的，麻雀不吃喘气的。就是说燕子不吃粮食，麻雀不吃虫。”我脸生窘态，记住了父亲的话。当时，生活条件低下，口粮紧缺，养猪的饲料更是让人发愁，为了给猪打食，春天刚一解冻，父亲就背着筐，带上铁锹，去白菜地里刨菜根，回来后洗净上锅煮熟，然后剁碎给猪吃。这样的做法，在大力发展养猪业的形势下，应该是父亲的一大发现。以至于在我长大后，一提到《菜根谭》，就想起父亲刨白菜根的年月，虽然这风马牛不相及。

父亲哥四个，我猜测，如果不是爷爷奶奶和他在北京、包头、呼和浩特三个哥哥的意思，父亲也一定进了城。但现实中没有如果，父亲终究成了庄稼人，在继承祖辈家产的同时，务农为生。父亲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他精耕细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中，始终过着“大圆满，小围流”的富裕生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日子斗转直下，但父亲热爱生活，从不屈服，他始终认为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有好生活。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看到过父亲的奖状。上学以后，我才知道那上面的字是：“奖给，党的好

儿子吕化南。”很遗憾，我没能保存下那个奖状，也没记住父亲是因为什么事迹获赠以及哪一级政府颁发的。父亲一辈子说事干事，尊重农时。春天刚一露头，他就把家中的农具搜集在一起，锄头松动了它卸下来，或是重新砍削一下木把，或是在木把上裹一层打湿的棉布，然后楔紧钉好；锄头磨损严重了，他拿到铁匠铺让人重新铺一下钢，回头又是一把新锄头；水桶漏了，父亲找来沥青，融化后涂抹在筒底；背筐坏了，他找来麻绳穿缀好。约摸十多天的时间，父亲把手使的农具全部修理一遍，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当院的西墙根下，太阳照射过来，折射的投影光亮而倔强，让人体味到生活的原汁原味。

读书和顾及家务的间隙，父亲会倒背着手走向田间地头，看村口家畜们觅食的样子，看路边泛青的杨柳，看沟坡处冒青的野菜，看天空翱翔的雄鹰。父亲神情饱满，但也是轻手轻脚。他怕惊扰了正在走近的春讯息，他怕践踏了正在萌生的新绿。春天正是家畜缺食的季节，父亲却不提倡我和姐姐过早地去掐野菜，他说那些野菜刚长出新叶，等它们再长大些。

又是一个初春，父亲的精神已大不如从前，面对疯长的我已表现得随和甚至遵从，这在他谨小慎微的言行中

我能意识到。那天父亲见我在家，就从箱柜中拿出来两部带着函套、别着骨别的线装书，说：“乃华，这两部书你保管着吧！将来或许有用。”从父亲手中接过书的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既找不到要说的话，也露不出应有的表情，冥冥之中有一种悲伤的痛。再后来，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不能下炕。时间进入暮春，天气加快了回暖的脚步，已经昏迷了几天的父亲，突然清醒，呼力地对大姐说：“开——开窗——户。”然后他把脸转向窗外，又说：“春——天来了，——暖风里——都——有了麦苗——油菜花的——味道，——这这这窗前的枣树——也发芽了——春天——真好！”父亲说到这，“啊！”了一声，示意我们把他扶起，待他坐起之后，用深情地目光把全家人看了一遍，然后就闭上了眼睛。那是1977年的春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父亲一生珍重生命，热爱春天，他把春天看作希望的起点，他把春天当作生命的驿站。父亲为我留下的那两部书是《钦定史记》和《中国古代画稿》，在书的扉页上，父亲写着：“伸手等待，寸步难行；自力更生，一日千里。”这不是警世名言却是父亲的最后一次叮咛，从父亲对春天的爱恋中，我领悟了父亲坚强、刚毅、积极、向上的性格。



《衡水日报》
530元/年
《衡水晚报》
180元/年
河西站电话：
2034450
开发区站电话：
13323185505
河东站电话：
18803288788